

字典和词典

ZIDIAN HE CIDIAN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

湖北人民出版社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

字典和词典

徐 青

湖北人民出版社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

字典和词典

徐 青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沔阳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75 印张 52,000 字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400

统一书号：9106·56 定价：0.31 元

编 辑 说 明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是高等学校现代汉语课的教学辅助读物，也可供中学语文教师和其他语文工作者参考。丛书包括现代汉语的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六部分，内容力求深入浅出，普及现代汉语知识。

丛书由现代汉语知识丛书编辑室负责组稿工作。语音部分由语音编辑组负责编审；绪论、文字、词汇部分由文字词汇编辑组负责编审；语法修辞部分由语法修辞编辑组负责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协作出版。

编辑丛书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强求观点完全一致，因此，丛书与《现代汉语》教材难免有不同的地方，请读者注意。

我们恳切希望作者和读者给我们大力支持，多提宝贵意见，使这套丛书编得好些。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编辑室

目 录

第一节 绪论

一、字典、词典的性质和特点	1
二、词典的类型	9

第二节 字典

一、《说文解字》	16
二、《玉篇》	18
三、《字汇》	19
四、《正字通》	21
五、《康熙字典》	22
六、《经籍纂诂》	23
七、《中华大字典》	26
八、《新华字典》及其它	28
九、韵书	30

第三节 词典

一、《尔雅》	36
二、《释名》	37
三、《方言》	38
四、《辞源》	39
五、《辞通》和《联绵字典》	42
六、《辞海》	44
七、《国语辞典》、《汉语词典》	48
八、《四角号码新词典》	49

九、《现代汉语词典》	50
十、其他词书	52
第四节 词典的编纂	
一、选词	58
二、注音	60
三、释义	63
四、引例	67
第五节 检字法	
一、音序法	70
二、部首法	72
三、笔画法	75
四、号码法	77
后记	80

第一节 緒論

一、字典、词典的性质和特点

字典和词典是为读者解疑释惑的最常用的工具书。所谓字典，是汇集方块汉字、按一定方法加以编排、逐字解释其形音义的书籍；词典则是以汇集语词为主而兼顾汉字和词组的、按一定方法加以编排并逐条解释其音、义和用法的工具书。字典和词典是同类的书籍，不同的是：字典以收字为主，一般不收录由两个以上的字组成的复音词、复合词和词组。所谓字，大多数也能成词，即单音词，但有一些字，如“琵”和“琶”等，不成词，要合起来才是一个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字典可以说是一种单音词词典。词典则是以收词为主的，但为了要引出词目来，也要收录字，即使是本身不能成词的字。同时，为了解疑释惑的需要，也要选收一定数量的词组，包括成语典故、百科词语等。所以，词典所收录和解释的词目，在数量上比字典为多，适用性也较广。字典由于是以字为汇集和解释对象的书籍，因此也可称作字书；而字典、词典、百科全书、专科词典等，由于都是以字词为条目来进行解释的书籍，因此，可以统称为词书（辞书）。词书作为人们在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时必备的一种工具书，它的主要的特点是：知识性、稳定性、实用性；同时还必须重视它的思想性。

(1) 字典、词典的知识性

知识性，是字典、词典的最主要的特点，这是因为读者使用词典就是为了从中获得必要的知识的。词典提供的知识，涉及到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但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语文知识，即为读者解释字词的意义、用法及语法特点，说明它的正确的读音和写法等等，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掌握好语言文字这个工具，以便进而学习各种文化科学知识。一般的语文词典正是为了提供这种有关字词的知识而编纂的。第二是提供科学知识，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等方面的知识。例如：

〔休致〕古代官员致仕退休称“休致”。清制于年老不胜任之官吏往往予以“原品休致”，若加以较严厉之处分则称“勒令休致”。

〔蝇虎〕(Menemerus)蛛形纲，跳蛛科。体小，周身有细毛。足短而粗壮。单眼四对，一对前中眼特别大。白昼活动，善跳跃。不结网。捕食蝇类。

〔脚手架〕施工时供工人在高处进行操作和放置工具、材料等的支架。

以上这三个例子，就分别为读者提供了历史学、生物学和建筑工程方面的知识。各种专科性的词典，如：哲学词典、药学词典等等，就是为了提供各门科学的有关知识而编纂的。兼收普通语词和百科词语的综合性辞书，也有为读者提供各种科学知识的任务。第三是提供人名、地名方面的知识。例如人名词典，就是汇集著名人物的姓名，逐个介绍其主要的经历、思想、成就、著作等，以使读者从中对这些人物获得

一个简要的认识。又如地名词典，是以地名作词目，逐条说明该地的地理位置、经济情况、历史状况等，为读者提供有关该地的知识的。

所以，知识性是字典词典的最基本的特点。然而，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连这一点也横遭指责，并被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妄图以知识性压革命性”。这种逻辑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没有知识性，任何革命性都将无法得到体现。而不能为读者提供必要知识的词典，则仅仅是一堆废纸，是没有存在和使用的价值的。

同时，词典提供知识，必须正确可靠。从科学性上说，古代把“鲸”解释为“海大鱼也”，今天看来就不正确了，因为“鲸”完全是一种水栖的哺乳类动物。从思想内容上说，有人把“大学”解释成“大家来学习的学校”，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入大学学习，必须有合格的学历并经过高考录取，不是由主观愿望决定的。再如，有人把“贡献”解释成“把才能、智慧和力量献给无产阶级革命”，这也不正确。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以前的漫长时代中，难道就不可以对人类有贡献吗？所以，词典不但要具备知识性，而且要能提供正确可靠的知识，否则它就担负不起解疑释惑的任务。

(2) 字典、词典的稳定性

作为一种工具书，字典、词典必须具有稳定性，这样，才能在较长的时期中供人们使用。因此，变化不定的因素、不稳定的内容，都应当尽量避免载入词书中去，大型的词书尤其应当如此。因为，一部词典出版以后，不可能很快就又进行修改，如果不稳定的内容载入词书，不修改，很快就不

再适用或不能够发行，这对读者、对出版者都是损失。

词典的稳定性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即词目的选择和词义的解释。由于词汇是语言结构中最活跃、变化速度最快的部分，所以选词、释义要十分严谨、慎重和有一定的远见、胆识，以便从词汇的纷纭变异的状态中去觅取稳定性的因素。例如本世纪以来，汉语词汇就有过剧烈的变动，其中一词多形的现象十分普遍，如：火轮车、火车，资本金、资金，纸卷烟、纸烟、卷烟，权利、利权，密切、切密，介绍、绍介，竞争、争竞，分解、化分，议员、议绅，水泥、土敏土，国会、巴力门……，都曾是并存并用的，我们就应根据汉语词汇的结构规律及其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选择。又如在十年浩劫期间，出现过不少新的说法，如：走资派、黑帮、黑线、黑五类、红小兵、红卫兵、红海洋、臭老九、忠字舞……，这些实际上只是昙花一现的、很快将自行消失的语言材料，就不必收入词典。同理，在这个时期使用过的某些词的引伸义，如“牛棚”曾引伸为“关押走资派和各种牛鬼蛇神的房子”的意思，也不需载入词典。

至于释义，则应力求准确地反映客观事实，排除那些原无必要的政治性评语和套话，这样才有利于词典的稳定。例如在文革期间编写的词典和所谓修订了的释文，常对一些被认为“不够积极”的词语大加挞伐、批判，连“闺女”这样的中性色彩的语词，也要加上“剥削阶级的”、“地主阶级的”之类的定语；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解释，往往不尊重史实，随心所欲地外加一些政治评语，乱扣几顶政治帽子；对于许多名词的说明，往往要加上冗长的套话，如介绍任何一个少数

民族，都需加上“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种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此等等。这样，词典的内容就要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动而不停地改动，它的寿命也就不长了。在对词语作解释时，一定要抓住事物的区别性特点加以表述。不要拘于某些非本质的不稳定的因素，否则，事物一有发展，该词的内容就会发生变动，对该词的解释也就不再适用了。例如《辞海》（未定稿）把“医院”一词详细说明为：“现在我国按划区医疗预防服务制或地段医疗预防服务的组织原则，医院按级分工负责一定地区内居民和工矿企业的全面系统的保健工作。”这一段话显然就是不稳定因素。因为，这种规定，未必是不会改动的。今后，随着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人民对医疗有了新的要求，那就随时都可能定出新的制度来的；新的规定一经制订，上述的解释也就会不适用了。

（3）字典、词典的实用性

作为一种工具书，字典、词典还要具备实用性。这就是说，从它的内容到编排形式都要切合实际的需要，都要便于读者的实际使用。从内容方面说，收词过滥、释义罗唆、引例繁多，都是不符合实用性的要求的。试以语文词典为例，每一本词典对于普通语词的收录，都要经过一番选择，并不是凡词必收的。因为有些词，不必载入词典。例如现代汉语中的一些偶发性语词、一些派生词等。人们根据“办法”这样的构词类型，随时可以构造出许多同类的词来，例如“钻法”（茅盾：《子夜》：“请教这个狗洞怎样一种钻法”）显然也是一个语词，依此推而广之，那末光用这个“法”字作词素，就会产生出许多的偶发性语词：书的“读法”、字的“写法”、铅笔的

“削法”、汽车的“开法”、扑克的“玩法”、两人相好的“好法”……，差不多大部分动词和一些形容词都可以构成“～法”，其数量几乎难于估计。又如派生词的数量也很多，光带“员”字的就可以随手举出一大堆来：教员、研究员、服务员、交通员、列车员、炊事员、卫生员、广播员、营业员、指挥员、裁判员……，各行各业还随时可能产生出许多的“～～员”来。词典如果不加控制，滥收进来，那末就会编得又大又厚，而又不切实用，造成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浪费。

对词义的解释不简炼，用字罗唆，引证繁复，也是不符合实用性的要求的。例如有的词典释“阶级”一词时，先引证列宁：《伟大的创举》中的一大段文字（约180字），然后再加简释，篇幅很长。有的词典据列宁的观点来解释，不引证原文，同样说明了它的含义，而节省了文字。又如解释“仁”的一项意义，有的词典在说明其涵义之后，又加一大段批判孔子思想的文字，显得头小尾大，语言罗唆、冗长。其实这是不适当的，是读者所不需要的。因为，就了解孔子思想而言，加上这一段文字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读者仍需去看孔子的书和有关论著。词典作为工具书，说明词义，力求言简意赅。能用一句说明问题的，就决不要用两句、三句。因为，一本收录十万条词目的词典，如果每条词目平均包含三项意义，而每个义项在解释时多用了两三个字，那末这部词典就凭空增加了六十万字或九十万字。这样，不仅给读者加重了经济负担，而且在翻检时也增加了不便，所以是不符合实用性要求的。

根据同样的道理，词典引例也应精选那些最能准确说明

词义而文字又简短的例句。有的词典在解释“自力更生”一语之后，引了毛泽东同志一大段话作例证，共计为一百十多个字，其实只引其中的两三句，即“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也已经够了。

从编排的形式上看，注意实用性的要求也是相当重要的。古代有些字典词典采用语义编排法，即按意义相近以类相从编排语词，这虽然也有它的道理，但是从使用的角度看，则不便于查检。因为，读者总是不了解一个词的词义才去查词典的，怎么能先知道它在哪一个义类之中呢？又如有的学者主张大型的汉语词典也要按音序法来编排，因为字词有“义存于声”、“声近义同”的规律，这当然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不能认识两三万个汉字，不熟悉为数众多的古代语词，那末，查检起来也是很困难的。

总之，字典、词典作为工具书，拥有大量的使用者，这就需要多为使用者着想，重视它的实用性，否则是不会受人欢迎的。

(4) 字典词典的思想性

字典、词典虽然是一种从知识方面解疑释惑的工具书，但是，它的编纂工作总是在一定的思想观点的指导下进行的，所以也应该重视它的思想性。至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专科词典，它的思想性和政治倾向性就更为鲜明了。因此，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统率字典、词典的编纂工作，从而使字、词典反映出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来。从收词的角度看，即使对于语文词典来说，也要考虑思想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因素。例如，我们的词典总不应当照录敌方污蔑我

们的词语，如所谓“赤魔”、“共匪”之类；但显然应该收录“白区”、“白军”、“白匪”这样的词语，这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在解释词义的部分，这个问题就更加容易说明了。例如过去的《王云五大词典》把“地主”一词解释为“土地所有者”，把“地租”一词解释为“佃户按所租地亩缴纳田主的租税”，这种解释就是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通过单纯地说明其字面意义（地之主、地之租）的办法，来模糊、掩盖阶级剥削的实质的。从革命人民的角度看，这样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对于一部分与哲学、宗教、社会、政治等有关的词语，我们就不能仅仅从语文的角度出发，而必须正确地揭示出字面意义所蕴含的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内容。例如对“雇佣”、“资本”等词，应该指明其剥削性质；对“地狱”、“天堂”等词，应该说清其为宗教的迷信的观念；对“天命”、“宿命论”等词，应该指出其唯心主义的哲学本质；对“马伯六”、“拆白”等词，应该注明其为旧社会的用语，如此等等。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专科词典来说，思想性、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就更加突出，更加重要了。因为，对这种名词、术语的解释，实际上已不是语言文字性质的问题了。

但是，语言、词汇毕竟是没有阶级性的，我们不能因为要强调思想性，就象对待政治术语一样去解释大量的一般的语词，那样，就把词典应注意思想性这个严肃的问题庸俗化了。例如，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有人主张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条词目上”，因而对“桌子”之类的语词也要求解释出鲜明的立场、观点来，这是完全错误的。还有人主张在解释“折戟沉沙”这个成语时，应该联系到林彪叛党叛国乘三叉

载逃跑而埋身于蒙古温都尔罕沙漠这一事实，加以批判，以突出思想性，这是错误而可笑的事。

从释义以后选择例句的角度看，应注意排除思想反动或内容陈旧的材料，不应让它通过词典而得以传播，造成不良的影响。例如，有的词典在“开刀”一词之后引用了“黄巢杀人先拿了空开刀”，在“毁灭”一词之后引用了“战争毁灭了千百万个幸福家庭”。象这一类例句，内容是不好的。前一例使人以为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只是一种杀人的行为；后一例使人以为一切战争都是万恶的。这都歪曲了客观事实。

二、词典的类型

词典按其性质、规模和用途的不同，可以编成各种不同的类型，以适应各方面的读者的不同需要。大致可以概述如下：

(1) 单语词典和双语词典

从词典所用的语种来分，有单语词典和双语词典两种。

单语词典是为学习和研究本族语言文字服务的，是用同一种语文来编写的，即它的词目和解释词目所用的文字是属于同一语种的。例如我们在下面要提到的古今各种词典，都是单语词典，即都是汉语词典或中文词典。

双语词典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对译词典，它的词目是一种语文，解释词目是另一种语文。这种词典主要是为学习、研究和翻译外族或外国语文的需要服务的。双语词典一般分为两种：以外族语或外国语为词目而以本族语文作解释文字的，可以称为“内向”的双语词典，例如：《藏汉词典》和《日

汉词典》、《英汉词典》等等。以本族语为词目，而以外族语或外国语作为解释文字的，可以称为“外向”的双语词典，例如《汉藏词典》和《汉英词典》、《汉法词典》等等。“内向”和“外向”是就使用词典的人所属的民族而定的，是一种相对性的说法，例如《英汉词典》，对汉族人来说是内向的，对英吉利民族来说是外向的。

还有多语种的对译词典，例如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编的《华英德法词典》即是，但这类词典较为少见。

(2) 描写性词典和历史性词典

从词典汇集词语的时代差别上看，可以分成描写性词典和历史性词典两种。

描写性词典是断代性的、以记录和解释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个时段的词语为特征的词典。这种词典的价值是能够全面地反映某一个时代的语言词汇的面貌和特点，因而对于词汇发展史的研究，非常重要；现代语的描写性词典，实用价值也很大。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就是较典型的描写性词典，它以现代（一般从五四运动以后算起）的语词为记录和描写的范围，不注重收录古代词汇（只收录现代汉语中尚在使用的那些文言词）。自然，也可以编纂各种反映古代汉语词汇面貌和特点的描写性词典，比如：近代汉语词典、中古汉语词典等等。

历史性词典是贯通古今、不局限于某个时段以内的词典。这种词典，广泛收录古今词语，反映词语在各个时代内的发展、变化的状态。因此，对于语言史的研究有极大的科学价值，对于研习古代文献也有极大的实用价值。例如《辞海》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它选词是以古今书籍为对象的，释义是既

解古义、又解今义的，从它可以看古今词汇的概貌和词义上的异同变化。老《辞源》，也有这样的性质。正在编纂的《汉语大词典》则是最典型的历史性词典。它的收词原则是“古今兼收”的，计划收入的词目约为三十万条。它的释义要求是“源流并重”，即是要概述每个词、每个义项的发生、发展的全过程。释义之后的引例，也要求详备，并按照时代的先后次序进行排列，为读者提供丰富的古今词语资料。这样的词典，同时也是一部汉语词汇史的巨著，其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都是十分重大的。

(3) 语文词典和知识词典

从词典在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看，可以分为语文词典和知识词典。

语文词典是为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服务的。它收录的词目主要是普通的语词，不是某一学科或某一行业专用的语词或术语，因此，它的适用性比较广泛，是社会各界通用的词典。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即将出版的《新华词典》、《四角号码新词典》等等都是。语文词典还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需要而细分出许多不同的种类来，例如：有虚词词典，象清代刘淇的《助字辨略》、广东编的《虚词用法词典》等；有成语词典，象周知晖等编的《中华成语大辞典》、北京大学编的《汉语成语小词典》、甘肃师范大学编的《汉语成语词典》等；此外，还可以有同源词词典、外来词词典、古汉语常用词词典、汉语新语汇词典、同义词词典、缩语简称词典、作家作品词典（比如鲁迅词典、红楼梦词典之类）等等，其中有一些正在编纂中。

知识词典是为学习各门科学的专门知识服务的，它收录